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丘濬撰
卷 卷七十六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編號 C4492000

卷七十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正朝廷

治國平天下之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六

崇教化

本經術以爲教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
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
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
其書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
最近道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
言正

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

類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則許多理俱無安著處

又曰或謂禮記乃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禮記一書雜出於漢儒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者也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時博

士刺經作
臣竊以為易書詩春秋四經之外帝王之良法聖賢之格言雜出於四十九篇之中詳矣是誠學者致知之要人君爲治之法也易言陰陽書言政事詩言性情春秋言名分然皆主於一事惟禮之爲書無所不載大而三才五典細而庶類萬事與夫治道之常禮節之變無不曲備而旁通焉
臣於治國平天下之要採輯諸書而於是書所取爲多

又曰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
臣按禮記一書雖專以禮名而禮之爲禮不止

於一讀者當以禮為主而分四科以類考之先
儒謂四科禮也儀也樂也制度也以吉凶軍賓
嘉節目之大者歸之禮以應對進退坐立趨行
節目之小者歸之儀聲律歌舞音容節奏歸之
樂封井宗學宮室器服歸之制度以此四科讀
此四十七篇思過半矣

周行已曰聖人制爲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於飲
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
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
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
亡則亡又曰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
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
旨考其文義時有抵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
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
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
之歸

臣按禮記之書天下之事無所不載而專以禮
者其大要在禮也雖然天下之事何者而非禮
哉蓋儒者之事無一而非禮學而非禮則爲異

端治而非禮則爲伯道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國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事有禮則事爲有紀否
則散物有禮則物爲成器否則廢人無一而可
無禮無禮則非仁矣仁也者人也人而無仁則
非人矣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張子曰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由是觀之則知人
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仁也爲仁由禮爲禮由
敬此則聖人傳心之要治國平天下之基所由
建立者也

吳澂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

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
分爲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
註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靡所不有秦火之餘區區
撥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雖不能以皆醇然先王之
遺制聖賢之格言往往賴之而存

臣按禮記四十九篇宋儒表章大學中庸與論
語孟子並爲四書今其所存者四十七篇吳氏
以其類相從以爲纂言然非古經之舊也夫經
文繁雜雖若不一而吾之心則一焉以吾純一
之心而精擇夫不一之言一權衡之以吾聖人

之道所謂大中至正焉者本之以正心脩身處
之以循常應變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六經
之道同歸矣禮記以上

子所雅也常言詩書執也禮皆雅言也

朱熹曰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
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
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臣按先儒謂此章即聖人言語之節而見其立
教之法詩書執禮是夫子所常言曰利曰命曰
仁是夫子所罕言怪力亂神是夫子所不言夫

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
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噫生人之德莫大
乎仁天賦之理莫先乎性仁乃聖人所罕言性
則大賢所不得聞者也今世三尺童子讀書未
識偏旁開口便談性命聖門之教豈若是哉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朱熹曰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
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
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
必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

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又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

程頤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

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况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真德秀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有存者制

度文爲尚可考尋樂書則盡缺不存後之爲禮者
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尤甚今世所用大抵鄭衛
之音雜以夷狄之聲而已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
何能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在
故禮記謂致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貌斯須不
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樂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
之本也學者誠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
於禮樂之本得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篇
之詩雖云難曉今諸儒發明其義了然可知如能
反覆涵泳斯可以感發興起所謂興於詩者亦未
嘗不存也

臣按先儒謂無程氏之說後世不知所以成材
之難無真氏之說後世遂果以成材爲難矣然
則人材之成果難乎易乎曰上之人立教以成
之則易下之人奮志以爲之則易上無其教下
無其志而欲人材之成難矣如此則世乏良材
國無善治後世所以不如古其在此歟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
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

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朱熹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

臣按聖門之教以詩禮為先蓋口之所諷詠者溫柔敦厚之言身之所檢束者恭儉莊敬之體如此則可以造於成德達材之地矣聖人所以教其子與其門人皆不外乎此也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真德秀曰古者君臣上下共由六經之道上之所以為教者此也下之所以為學者此也上因性以為教下亦因學以為俗故觀其國之俗即知其君之教學詩則能感發其性情之正故其為人温和而柔順敦篤而厚重學書則通知古今治亂之理故其為人疏明不滯而所見者遠樂以道和故學之者開廣而博大平易而溫良易道簡索精深禮

主於恭儉莊敬故學之者各得之而成其德春秋
連屬其辭比次其義以寓是非褒貶之旨故凡能
如是者必有得於春秋者也古之學者學一經必
得一經之用其曰為人則氣質俱化習於性成其
視後世通經之士徒習章句訓義而無益於性情
心術者何如哉然人各有所偏醇厚者於智或不
足故其失愚䟽達者於言或易發故其失誣博大
者易以奢廣峻潔者易以深刻恭敬者或煩勞而
不安樂屬辭比事而不至者善惡或至繆亂故必
矯其失而後有以全其德亦如古者教胄子之意
也白詩之失書之失云者蓋言學經者之失非謂
經之有失也

臣按真氏又言學此經者當思有以得於經者
何如學詩矣吾之德果溫柔敦厚矣乎學書矣
吾之德果䟽通知遠矣乎必如是而深思焉如
是而自勉焉庶乎爲善於經者不然則章句而
已耳訓義而已耳其何益哉其言警切讀經者
當以自察教經者當以示訓觀人者當以為徵
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
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

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也詩書之博也
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又曰禮樂法而不
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

楊倞曰此說六經之意書所以紀政事詩謂樂章
所以節音生乎中而止不使流淫禮所以為典法
之大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觸類而長者
真德秀曰法而不說謂陳列其法使人自悟而無
待於論說故而不切謂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視
以為監而不待於迫切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

春秋六道名分

朱熹曰莊子此語後來人如何可及

臣按荀况學聖人之道未至者其言五經似矣

莊周則非聖人之道而自為一家言者而亦尊
崇聖人之經如此且其言簡而理盡後之總論
經者皆莫及焉然言六經而不及禮則彼學老
聃者則固以禮為忠信之薄而放蕩於禮法之
外者乎荀之言則重乎禮莊之言則遺乎禮可
見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其辨在乎禮而已矣
楊子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

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真德秀曰戰國以來辯士之說勝而不根諸理流
俗惑之至漢猶然故楊子發此論然於五經之旨
未能有大發明也

班固曰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
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
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盡五常之道相
須而備故易為之原

真德秀曰六經於五常之道無不包者今以五常
分屬於六藝是樂有仁而無義詩有義而無仁也
可乎哉大率漢儒論經鮮有得其指要者反不若
莊生之當於理也

程頤曰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
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
乃格言

朱熹曰上古之書莫尊乎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
然此兩書皆未易看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
及易夫子常以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為玄妙之
說

臣按古有六經易詩書春秋禮樂也易詩書春

秋四者親經孔子所刪定者也而禮與樂無全書後世所謂禮經者儀禮周禮禮記也三書者皆出於漢世儀禮周禮有成書而禮記則雜出於漢儒之所記樂書無傳而樂記一篇雜於禮記中其文雅馴又多格言非漢儒所及蓋亦古經之遺也自宋王安石棄儀禮不以取士世遂因之今所謂五經者易書詩春秋禮記也學者各專一經能於本經之外旁及他經方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然後得為全體大用之學苟拘拘於章句訓義之末以取一第以為進身之階即束之高閣而所用者非所學是固非聖賢教學之道亦豈

祖宗所以造士之意哉

以上言六經

何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两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朱熹曰以何晏所叙篇數考之則今之論語信為魯論矣

金履祥曰此段何晏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朱子

節入然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
論考之齊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始合爲今定本
柳宗元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
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乃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
則其去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
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
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
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號之云耳而有子亦稱子者
孔子之歿諸弟子嘗以似夫子而師之乃叱避而退
則固嘗有師之號矣

朱熹曰柳氏之言其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
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攷
之當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有子曷嘗據孔子之
位而有其號哉

程頤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
二子以子稱

朱熹曰程子因柳氏之說斷而裁之以爲此說楊
氏又謂此書首記孔子之言而以二子之言次之
蓋其尊之亞於夫子尤爲明驗至於閔損冉求亦
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記而失之不革也歟

又曰論語爲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或問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仁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

臣按仁之一字先儒以心之德愛之理爲訓臣竊以爲仁之爲仁乃人心之全德道理之總名仁義禮智之仁如元亨利貞之元也專以元言則元屬乎春統以元言則亨利貞何者而非一元之氣乎仁之於義禮智亦猶是也是故顏子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仲弓問仁子曰主敬

行恕爲仁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爲仁子張問仁子曰恭寬信敏惠爲仁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凡若此者皆因一人之問而告之以一理也若夫樊遲一人則凡三問焉首告之以恭敬忠次告之以先難後獲終告之以愛人是仁之爲仁無往而不在凡夫天下之理人心之德無一事之非仁也夫其所謂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與夫其言也訥先難後獲及愛人者皆就事而言也若夫所謂禮所謂忠所謂敬所謂恭所謂寬

所謂信所謂敏與惠皆以為仁可見仁之為仁不止於一德蓋衆理之總名諸德之要道若專以為一德指為一事則仁之道小矣故曰仁也者人也以見人之所以為人以其全盡此仁之理也但其發之最先者則以惻隱為之端耳先儒解之曰仁者天理之至公人心之全德當以此言為中的

又曰論語之書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索之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

李侗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為法孔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者獨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所記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繹之推而行之雖未升堂入室亦不失為士君子也

朱熹曰孔門答問曾子聞的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的話子貢未必與聞今却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是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又曰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大物事

臣按朱熹嘗言初入學卽讀論語其後讀盡天下書不見有一書勝如論語者蓋諸聖人一人

是一聖人孔子則合衆聖人以為大聖人諸書
一書是一書論語是合衆書以為一書孔子之
言明白正大皆就人倫日用上說所謂大中至
正之理中庸之道也孔子之說譬如人在平地
上行從容自在後人之說如人厭行平地却上
高山泛大海雖是高深然多崎嶇險阻不若平
地之可以常行無礙也所謂高山大海謂之非
地不可然非其平坦者致遠恐泥為學之道所
當讀之書誠無有要於論語者讀書者以論語
為主以權衡天下之書以折衷諸儒之說隨其
資質之近似而因其一言之明處以達聖人之
全體然後推之以用於天下大學經之一章儒
者全體大用之學也雖不記之論語書中然真
孔子之言也學者所當世守之以為家傳之心
法以上論語

以上本經術以為教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六

大學衍義補卷第七十七

崇教化

本經術以為教下

程頤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邵甲曰他書言平天下本於治國治國本於齊家齊家本於修身者有矣言修身本於正心者亦有矣若夫推正心本於誠意誠意之本於致知致知之在於格物則他書未之言六籍之中惟此篇而